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傳遞合作消息  
討論合作問題

貴州省合作委員會

# 會務週刊

提高內外工作效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出版 第五卷第七十三期合刊

特載

## 兩月來國內外時事及本省政情

七月十四日農九時省府舉行擴大紀念週，到吳主席、省府各委員、各廳處會局長官，各顧問諸參議，及蘇端副主任公署，動員委員會，軍管區司令部，省府各廳處會局職員官佐士兵共約八百餘人，由吳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即席報告國內外時事及本省政情，原詞如下：

### 德蘇之戰使倭寇進退維谷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今天特將最近兩月來國內外時事，及本省政情簡單報告：(一)國際——自上月廿二日德蘇宣戰後，意大利等軸心國家，旋即加入德方，此乃國際間最近之大事，自當爲各位所留心，此戰勝負如何，固不敢遽爲定論，但開戰迄將一月，蘇德各有勝負，其不似德國進兵南斯拉夫，波蘭，荷比等國之容易，已可斷言，勢必將演爲一長期戰爭無疑，此戰發生後，敵國日本之動蕩如何，試分三點一演述之：(甲)敵仍加緊對我作戰，(乙)乘機南進，(丙)北進攻蘇，敵人若採第一策，當吾國抗戰實力日增，作戰地形日利之今日，敵人實無法妄想於短期內進行，而長期戰爭，實爲敵人之致命傷，敵人決不能將所有武器兵力準備於世界大戰中犧牲者，全消耗在我國，假使各方觀察，敵人走此一路之可能較小，次之如敵人乘機南進，海軍不敢向英美冒險，是其苦悶，即使不顧一切南進，或雖南進而極力避免向英美衝突，但此種可能亦小，近敵人軍艦集中海南島，雖有以越南爲根據地發動南進之準備，而究竟敵人是否因此路冒險，

殊未可定，再次，如敵人北進攻蘇，不惜置最近成立之中立協定於不顧，而現有陸軍武力，漸成強擊之末，是否敢再樹敵蘇俄，究不得不從長深思究對英美未能安心耶，故此路攻蘇顧慮亦多因此敵入外交動向，迄無決定，但短期內必然決定一策以圖南進，惟頭頭是絕路，可以斷言，在下

### 本期目錄

- 兩月來國內外時事及本省政情 吳主席在省府擴大紀念週報告
- 合作·金融消息
- 人事動態
- 參政院物資科
- 合作事業與三民主義經濟制度 楊治全
-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重要決議案之總檢討 勳秋
- 同仁園地 胡堅
- 鹽運(一幕合作劇)

貴州省合作委員會會務週刊 第五卷 第廿七至三十期合刊

頁一三三

次擴大紀念週，或可有若干消息報告，至敵人態度，一旦確定後，其直接間接影響者，除我國外，第一看英蘇，第二看美國之表示如何，惟吾人可確言者即英美蘇必更積極聯繫，積極助我，固則報知英蘇昨夜已簽訂互助協定，雙方絕不單獨媾和，此約近似軍事同盟，美國之助中英乃至蘇俄，態度鮮明，其物資之供給，外交之聲援，精神之慰藉，必將更有其焉，甚至有參戰可能，如最近美佔冰島，可以規其態度與決心。綜之，德蘇戰事發生，有三方面影響，(甲)英國得機充分準備，(乙)日寇困難愈深，(丙)中國成爲民主陣線中一柱石。

### 決定財政與糧食兩大政策

(二)國內——國內戰事近兩月來無大變化，敵人所唱春季攻勢，紙上談兵，已成泡影，我國在種種有利形勢下，充實物資增強實力，期於擴大世界戰爭中，乘機反攻，外交上近與德義及承認偽組織之國家均已絕交，換言之，即棄絕軸心國加強民主陣線也，惟國際情形與變化，錯綜複雜，微妙莫測，軸心與民主陣線分野，雖日漸顯明，但民主國家尚未成立軍事同盟時期，我國抗戰前途，仍應一本自力更生政策，上下努力一如過去也，至國內行政上近來有二大新政，特略爲報告：(甲)田賦劃歸中央，中央統收統支，爲決定財政統一之基礎，(乙)糧食管理，中央決定一大原則，即前方作戰將士及後方補充訓練及維持治安之軍警在任何情形下，必先令其足食，抗戰已過四年，絕不許因糧食問題影響軍事，縱使一般入少吃，不使抗戰將士挨餓，湖自抗



### 參攷讀物資料

## 合作事業與三民主義經濟制度

楊治全

人類之依存關係，自人類有史以來即已存在，惟嗣以資本主義發達，所有生活活動，多以相互競爭方式而求達需要之目的，但證以一切生物進化不是由於競爭而是由於互助，人屬生物，自亦無能外於此例，由是始將人類之進化原理確立

戰前有過之無不及，此實爲我國經濟史上一大可重視之點，同時亦反映出合作社運動所根據之經濟思想，與我國民主主義經濟思想適相吻合，因有如是之成績也。

合作之起源，便是由於此種思想之開導，其簡單定義是：一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循此逐漸形成爲一種社會制度組織。

實施之方案，必以各國之特殊政治制度，社會條件，經濟背景，歷史因素，思想潮流，以及國際關係爲其依據；我國以三民主義爲立國之基準，其一以經濟活動，與經濟政策自當以三民主義經濟制度的指導原則，實際說起來合作事業是離不開三民主義經濟制度的，而三民主義經濟制度，亦須要合作政策來輔助達到其經濟要求，其故何在？理由甚爲簡單，蓋無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之經濟制度，皆不能充分表現合作組織的機能，惟三民主義獨能表現之，合作

合作社即係此種組織的具體表現，系以民主爲制度，互助爲精神，和平爲手段，在羣力協作的形式下，以謀社員全體生活之改善，國民生計之發展，而達到共存共榮共享之目的。

合作組織的機能，惟三民主義獨能表現之，合作係以地域言，係由英，而德，而義，而丹麥，而蘇聯，再由歐而美而東亞之印度，日本，其在我國，始於民八之五卅運動，時間雖僅廿餘載，但其組織之數量幾已遍佈全國各地，社數不下千萬之多，抗戰開始後，戰區以內，雖不免稍受影響，而非戰區之合作社仍在繼續增加，其速度較之

合作運動之發生，距今已有百餘年之歷史，

社可以在資本主義下面，發生救濟作用，但二者之精神，根本不能相容，一主自由競爭一主互助合作，所以合作組織，如果過分發達，必受資本摧殘，使其不能完成本身任務，共產主義雖然亦可以容許合作組織的存在，但二者理想，又是根

戰初起，吾人早經困難日深，但迄今逾五周年，其困難情形，並不若吾人當初預料之甚，近中央對於糧食管理一事，特別注意，成立新部，訂立新規，田賦征收實物，此為糧食方面一新新政，貴州田賦稅率，原約為百分之二強，將來徵收實物後，仍為百分之二強實物征收所得先以之供給，本省駐軍食糧，此種新政殊有裨於抗戰建國大計。

### 糧食管理積極與消極並重

(三)本省——本省目前要政，亦為糧食之管理，根據中央法令，參酌地方情形，規定種種積極的與消極的預防辦法，略分述如下，積極的——(甲)普種夏季作物，今年秋期不免有積糧較少地方，必須趕種早田作物，以為補充，要打擊仗，必先足食，糶米糶糧，能得糶糧補充，還是一樣，故目前緊急計劃，莫如普種早田作物，使地無廢棄，民食自足矣。(乙)普種多季作物，如種大麥小麥油菜等食物，夏季雜糧雖可供補充，冬季食物，尤關重要如能兼籌並顧，稻米收成減減，亦毫無妨礙。(丙)推廣糶糧，節省米谷，貴州同胞約有一半，有吃糶糧習慣，本省已學吃糶糧，並無不慣，近據專家化驗公佈，糶糧之營養成份比米糧有過之無不及，如能一年糶吃糶糧一千萬石，則可節省一千萬石米谷，糶米糧有稍缺之年，大家仍能吃飽，而且有益營養，如有多餘，尚能接濟他省，此須早為準備，預行計劃，否則一遇米糧不足，無法補濟則非天之咎，乃人謀之未盡也。消極的——(甲)——嚴懲囤積糧食不賣，本人在擴大紀念週上對此問題會數次

本相反，一主階級鬥爭一主階級利益調和，所以共產主義徹底實行以後，合作事業一定要被淘汰，在國家社會主義下面，合作事業很有發展的可能，但又每因統制與公營的趨勢太盛，使合作事業不能充分滋長，若以三民主義的經濟思想來說，那就大不相同，因為三民主義的目的在全民福利的增進，所以只有三民主義可以充分容許合作事業的發展，如果合作事業能夠積極的推行與健全，他就可以在三民主義經濟制度裏面佔一個重要地位，而且合作政策的目的，是在實行經濟的民主有民治民享，所以合作政策所需要的主義正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同時合理改造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之經濟制度亦同時需要合作政策，蓋三民主義之根本特質為中庸為調和，而用為一切之政治經濟基礎，以經濟而言，若欲充分表現不偏不倚之調和長處，沒有比利用合作政策再為簡捷妥適。過去中國民族是以血統親屬等之宗法意識為其組織團結的核心，此種組織意識，已為現代潮流所衝滅，故非代以平等互惠共同經濟組織為團結民族的軸心不可，因此合作事業實有發揚民族主義的功効，其次，我國因以往教育之未能普及，一般國民對於四權之行使，多缺乏了解與興趣，合作社之組織，是以民主為其制度，各種職員及會議產生之方式與權責，均充分表現民主精神，兼採權能劃分辦法，故合作事業又有幫助訓練民衆行使四權的效用。

民生主義是發達生產公平分配，進而求達養民之目的，惟中國生產之所以落後，一方面由於技術之不如人，一方亦受帝國主義經濟之壓迫，若欲解除此種壓迫，第一即須抵制外貨，但過去

抵制洋貨運動，多側重商人抵制，而未將消費者生產者組織合作，共同抵制，故收效甚鮮，若全國大商民都參加合作社，利用社的組織去做抵制外貨發達本身生產的工具，其效果當不可思議，再者民生主義係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實現理想經濟的辦法，但如何可以達到平均地權目的？第一即須先使土地農有這即可利用合作組織，維持自有農田之存在，並推廣佃農為自耕農，以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至於節制資本是指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而言，若大企業由國營，中小企業由社營，二者互相節制，自無私人資本發展餘之地，而且合作的組織是集合大資本的資本，以從事生產與再生產，這種生產發達的資本，一部歸於社員，一部歸之於社，此即具有消滅資本主義的弊害而漸促進國家資本發達的因素。

總之合作政策，必須在三民主義經濟制度之下，方能獲得充分之發展與發揮最大之效用，而三民主義之經濟思想，亦必有賴於合作事業之健全與普遍，方能迅速獲得真正之實現。故本黨對合作事業之推進，視為重要政策之一，列入七項運動之中，中央於民國二十年決議在每年七月之第一個星期六，舉行國際合作節，以亦願舉世各國，共同努力，以改造世界經濟制度，俾全人類之經濟關係，生活活動，能達到於有計劃，有組織，有正義，有感情之合理化的境地，今當此佳節屆臨，特為補綴數言，以期本黨同志暨全體同胞共能了解本黨與合作事業之關係，以及人類相互依存共策進化之大道，而有以致力焉。

#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重要決議案之總檢討

## 之總檢討

劉波

### 一、緣起

報告云：「有飯大家吃」，如果有米不賣，囤積居奇，一經查實，並依法懲辦，糧戶如有餘糧，隨時照價出售，並不貶值有無相通各得其利極爲公道，若尚有囤積不賣，意存居奇，不備爲戰時所不容，即平時亦所不許，本市自上月九號起，忽然米價陡漲，高至四十元一斗，其重要原因，即在有人囤積所致，似此情形，米價在三五天內漲到一百元二百元一斗，亦屬可能，非無米也，乃有米不售也，查最近情形，與上月并無不同；但一經查拿囤戶，米價則直趨下落，漸至穩定，由此觀之，米價之漲漲與囤積糧食，有絕大關係，政府一再申告，對囤積糧食者，有嚴辦之決心，不聽其爲平民或有地位的，一經查實，一律照中央法令拿辦，本來倉庫有地位者，更應有知識，爲民表率，如只顧自己發財，不管他人誠信爲維持社會秩序計，爲尊重法律計，必定嚴辦。既有此類不幸事件發生，絕非捐錢罰款，可以了事，不問其關係，不計其地位，必科其應得之罪，不能讓一個喪心病狂的人，在糧食上來發國難財，危害抗戰擾亂社會，(乙)禁止釀酒，禁酒之令，中外習見，我國歷史上亦有先例，但本省此次禁酒，乃一時權宜之計，因釀酒須用米糧，酒可以不飲飯不可以不吃現吾人以吃飯爲第一，不能使糧食作無謂之消耗，如糧食有餘，禁酒可以廢止，惟目前絕非此時，政府既勸人民吃雜糧，同時若任聽釀酒是矛盾不合理的現象，酒既禁釀之當禁運銷售，乃至禁飲，此事初行不免麻煩但吾人應排除萬難達到目的，任何人略有智識，諒均能深體斯旨，應再不以貴重米糧釀造消耗品，關於此項禁令政府已公佈辦法刻日施行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於六月十六日在陪都開幕，二十四日閉幕，會期共九日。各部會代表，各省市財政當局，地政，糧管機關首長，專家以及財部主管各屬官，及其指定的直轄財務機關長官與會者約二百餘人。所討論議題，以本年四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所決議關於財政方面的如戰時各省田賦暫歸中央接管，改進財政收支系統戰時田賦改征食物等爲主。還和民國十七年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主要議題爲實行裁厘和劃分國地收支，民國二十三年第二次之廢除苛雜，培養稅源等，都幾然有別。

就是，有許多議案，是八中全會交下來的，原則已定，待討論的祇不過怎樣去實施。另外財部交議及各方提出的，也有幾個重要議案。我們且將此次大會重要的收獲，略予檢討。

### 二、改進財政收支系統

此次改進財政收支系統，係將全國財政分爲國家財政與自治財政兩大系統，原屬國家預算和省預算的一切收入支出，統爲國家財政的收支。自治財政，以市、縣爲單位，包括市、縣鄉鎮的一切收入支出。中央稅課收入，如印花稅，遺產

稅，營業稅，土地稅，契稅，屠宰稅等按濟特定比例，分配地方。市、縣的補助金，統由中央核定撥款，會議中並規定各級政府收支科目，此後各省財政廳長就變爲財部駐該省的代表，他的職務，只爲：秉承財政部部長之命，就地辦理備解庫款，劃撥經費，登記賬目，編送報表和其他國庫行政事務。中央政府總預算內所列各省收入，均歸入國庫，由財政部統籌調度，各省非依規定，不得坐支劃撥抵解。

改進財政收支系統，主要收獲：(一)中央對各省收支，統籌分配，期使建設事業平衡發展，(二)地方財政，另成系統，推行縣制，奠定並鞏固地方自治基礎；(三)取消省財政，歸併到中央財政，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

### 三、田賦暫歸中央接管

爲適應抗戰需要，各省市田賦和土地陳報，一律在三十年度內由中央接管。中央成立田賦整理委員會，各省、市縣分別成立田賦管理處，分由財廳長和縣長任處長，辦理田賦征收事宜。積極辦理土地陳報，限三十一年底以前一律辦竣。(據財政部統計，全國特辦土地陳報縣份共五百餘縣)。同時並改善田賦征收制度，實行內部牽制，使經徵，經收分立，並試辦田賦稅票。爲增進工作效率，並計劃覓調現職人員和整調大批幹

，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以身作則，勸導及人，勿謂事輕而忽之，政府既有此調，決無例外，貴州抗戰以來一切情形尚稱平穩。只要糧食一項消極積極均能切實做到，不但本省的任何難關，必可平安度過，而且可以助長全國的抗戰實力，今抗戰已達第五個年頭，吾人應更加努力，更加警惕，共同奮鬥，以爭取最後勝利。

## 合作·金融消息

### 國內消息

#### 仙舟合作圖書館近訊

仙舟合作圖書館，為中國合作學社紀念合作導師潘仙舟氏而設，其搜羅之宏富，不惟在國內無出其右者，即在東亞亦少匹敵，截至本年三月止，共有合作書籍中日文九一冊，英法德文五五三冊，各國小冊子六〇〇冊，共二〇六四冊，合訂三三三冊，普通經濟及一般有德文一五種，合訂二二三冊，普通經濟及一般有德文一五種，合訂一七九冊，現在仍按期收到之合作期刊，國內者有五十餘份，國外者有十份，其中最足寶貴者，為世界各國有關於合作資料小冊，及年報等類，正思慮，故竭誠歡迎各地團體個人之利用云。

#### 中國合作通訊社出版消息

附設中國合作通訊社出版之中國合作通訊報，因印

到困難自本年一月起改月刊發

貴州省會

作委員會會務週刊

第五卷

第廿七至三十期合刊

五

總頁 一三七

部。

其實，中央接管田賦，改進財政收支系統與田賦改徵實物，有密切關係。財政收支系統改訂，田賦自應由中央接管（彼時，中央與各省已少區別）而田賦不由中央接管，改徵實物不能澈底劃一實行。所以我們可以说：中央接管田賦是達到改徵實物目的的手段。這裏面，也牽制土地陳報問題。我們對此有些意見，擬提供參考：（一）各省土地新舊陳報機構，未能劃一，有關各部似無無權利之念，擬於胸中，所以，此次會議，對此並沒有得到合理而清晰的解決。（二）過去辦理土地陳報的成績，老實說，便使我們不滿意。今後，希望不僅要快，而且還要「好」！（三）此次中央接管田賦目的也在整理。以我國田賦積弊如此之深。整理談何容易。這裏需要決心，有勇氣，有辦法，更要有能執行任務的幹部。

#### 四、戰時田賦改徵實物

這次會議最重要，最惹人注目，同時討論最久的議題，當屬田賦改徵實物。它的主旨在調劑軍糧民食和平均人民負擔。就經濟的意義講雖然是一開倒車，但也是戰時必要措施。國防的重要性戰勝了經濟的顧慮。經過了詳盡詳細的討論，制定如下實施辦法：（一）自民國三十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征收實物；其有特殊情形之地方，一時不及舉辦者，得呈准比照當地市價，折抵國幣；（二）各省田賦征收實物之計算標準，得由各省政府依照當地情形，擬定呈准施行，並以各縣估計業主收益十分之一為度（如係自耕農，應比照當地產主收益額計算征收）；（三）征收實物實施辦法及細則，由各省財政廳分別於七月三十日以前擬訂呈准施行；（四）改徵實物採經征收劃分制度。凡經征事項：由經征機關負責；經收事項，由糧食機關辦理。

財政部原擬實施辦法，比較固定，惟各省情形不一，財政當局皆申述本省的困難，乃將辦法予以修正，使其有彈性，俾便實施。這一點，很可以看出中央虛懷若谷的偉大作风。

本報社論，對於田賦改徵實物，曾數次論列。認為改徵實物，問題太大，同時也最容易發生流弊。今為戰時需要，既決定實行，就應以果敢勇毅的精神，在有利於國，無損於民的原則下，澈底辦理，記者舊話重題，願提起當局的注意。

#### 五、糧食券

八中全會會議決發行糧食庫券，這次由行政院經濟會議擬定實施辦法，交由大會議決。它的主要內容是：（一）民國三十年發行糧食庫券五千萬元；（二）發行地點，以全國為範圍；（三）由財政部糧食部會同發行；（四）發行種類，分稻麥兩種，並准以其他雜糧，按一定比例折合成證券；（五）發行單位分爲五市斗，一市石，五市石，十市石，百市石五種；（六）自民國三十一年起，分五年本息還清，息率以週息五厘，食物給付；（七）以戰時免賦征糧及充公務上之保證；（八）募集庫券，以縣為單位，各縣應於征募糧食開始以前，以迅速便利為原則，就糧食集散各鄉鎮，統籌容量，設置倉庫。並儘先利用公倉，廟宇祠堂，公共建築。發行糧食庫券，有兩種功能。一可控制根源

行，已編印至四十五期，各地消息甚多，內容更充實，編排亦較前新穎，該省並將一至卅九期裝成合訂本一百冊，預定五十冊發售，每冊定價二元五角，外埠另加郵費六角函重慶化龍橋中國農民銀行總管理處轉該社即可照寄。

### 衡陽工合近訊

#### 向中行貸款五十萬元作資金

#### 將創設小規模造紙廠以示範

衡陽訊：湖南省工合事業年來至為發達，僅就衡陽一縣而言，現即有組織健全之工業合作社十七所，及關於運輸與工業生產之聯合社各一所。工合衡陽事務所，前鑒於衡邑沅江鐵附近之手工紡織者，與界碑附近之磁器業，以及衡山縣南岳附近之造紙業，頗具歷史，且均有協助改進發展之必要，遂會呈請該會總會及湘桂區辦事處，向中國銀行貸款五十萬元，作為初步發展之資金。茲據該所主任崔月輝及產品供銷處主任趙雲梯談稱，該項貸款之數額，如將來需要浩繁，尚可陸續增加，事實上絕無問題，業經該會當局核准，與中國銀行負責方面同意，將來係由中行負責放款，該所負責組織與督導。頃雙方均已會同派員，分途前往推廣。據查沅江鐵屬三湖田一村，現即有織布木機三千餘部，前途頗有希望，將來擬對每部撥貸款一千至二千元，俾其資金，可期流通；他若南嶽四圍之造紙廠業，戶數亦夥，將來一方面分組若干小規模之單位工合造紙社，一方面則設法創一小規模之機器造紙廠，以資示範，而謀逐步改進；他若界碑之磁器，製造業前途亦佳。過去該所為適應環境需要，大多偏重城市附近

，平抑物價，另一方面亦可收縮通貨，安定金融。此外，還可補田賦改征實物，供應軍糧民食的不不足這一點，確是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另一偉大收穫。



### 鹽 蟲

(獨幕劇)

## 同 仁 園 地

### 劇旨述要

「鹽荒」，像是一個謎，傳統的觀念，在矇蔽着人們認識真實的智慧。於是乎似是而非的推斷，把問題的真相，給歪曲了。並且有意地把黑暗而遮蓋起來，使尋求答案的人們，墜入五里霧中。本劇演出的故事，就是這謎底的揭曉。

人們對於救荒所運用的老公式，不外是「開源」和「節流」，並且「急者治其標」，「節流」尤為當務之急。所謂「節流」，並不是教人們勒緊褲腰硬捱，而是求供需之平衡，使人們在「均無食」的情況下，得到低度的安慰。如果是讓一隻黑手扼住人們的咽喉，把他們應該進嘴的食物，流進鹽囊裏去，變成非法的利得的話，即便開源成功，

其他如改進地方稅法稅制，統一征收機關，改進稅務行政，充裕縣地方財源以及統籌全部財務人員的訓練等等，都是首要的決定。以限於篇幅未能詳敘。

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在本劇裏，我們要讓觀眾親切地看到黑手和鹽囊的本像，也就「鹽囊」的本像。

「主人厭難食虫蠶，不知難去還遭烹。」——詩人杜甫的人道主義的矛盾感，現在又被主張公道（？）的人們引用了，他們說：「難道商販，就沒有要求生存的權利嗎？」這發問，好像在說：如果取銷了中間人的利潤，中間就不能生存了。在本劇裏，我們要指出，這個故事的意義，是人吃人，不是雞吃雞。假如有一種人，非吃人不能活，那麼我們就讓他餓死，也不算殘忍。

我們的先哲，曾指示給我們一條不必途越軌道，而能迅速達目的的捷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鋸，不如待時，——」這個途徑，在本劇的意識指導上，被

胡 堅

之運輸工與機器生產工合，今後則完全趨向農村方面之推廣。

### 浙省農貸本年擴充至二千萬元

金華訊、中中農四行聯合辦事處浙省分處，本年辦理農民貸款，積極擴充，普通農貸，增放至五十萬元，茶葉放款預定三百五十萬元。桐油、桐籽貸款，由四聯分處與浙建設廳暨復興公司合作辦理，款額自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總計本年各項農貸，已可擴充至二千萬元左右。

### 川省組織征屬生產合作社

渝蓉將各設示範區

基金已定二十萬元

成都電：川優待征屬委員會，決於八月一日成立成都重慶中心示範區指導處，九月一日正式開始工作，以基金二十萬元推進生產事業，就成渝兩市區內選一鄉鎮，辦理征屬生產合作社示範工作，蓉區以辦理毛紡為主，渝區以棉紡及縫紉為主。

### 甘省農貸向四行借款二百萬

蘭州訊：甘省府與四行簽訂農業推廣貸款合同，總數二百萬元，用於農具製造、農村副業工具製造、骨粉製造、以及改良棉籽及小麥品種之推廣。此為甘省本年製產計劃中之新措施。

### 本省消息

#### 省會紀念合作節紀要

本會熱烈開會紀念

七月五日上午七時本會假大禮堂舉行第十九屆國際合作節紀念大會，到全體同人，各機關代

貴州省合作委員會務週刊 第五卷 第廿七至三十期合刊

採用為克服惡勢力的戰略。和平而合法的運動，固然是需要一種強毅的力量支持的，但機會的利用，似乎也不應隨便放過。

我們採用了鹽礦做自然背景，不消說，這是從根本上解決鹽荒問題的啓示。自然和社會，是人類生活問題的兩個決定因素，假使人類不能從自然的寶藏裏發掘他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紙斤斤計較分配現成所有，那也算是誤解了一均無貧的意義。

我們不相信上帝在主宰着因果報應，但我們相信真理是存在的。違反真理的事物或現象，遲早是要消滅的。善良的人們，乃至有作爲的革命者，所能够做的事，都祇是執行真理的指示。在執行過程中，人們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取互助的姿勢，各盡所能。因此，本劇的登場人物，是沒有特出的，站在超然地位的人物——人間苦難的救世主——只是幾個「地號德齊」的臭皮匠，在互相教育，共謀自救而已。

無異地，我們是在宣傳「合作」，但我們絕對無意把「合作」當成一種高超的理想。因爲在實際上，還只是日常生活要求的正常表現，人們隨時隨地都可實行經濟互助的活動，合作運動者所做的，只是把這種活動組織化、標準化、和具體化而已。宣傳的妙諦，不外是一深入淺出，唯淺出乃可深入。這一點，在本劇裏，能做到怎樣程度？導演和演員們的決定，要比編者的決定，更重

× × ×

### 布景：

雲山地帶的峽谷中，展開一片荒原，這是最近纔被擇定開始鹽礦工程的地區。一些未完成的建築物，和臨時搭起來的蓬廠，在炎夏的陽光裏，反映白熱的光線，峻峭的山腳底下，有狹小的河流通過。在距河較遠的地點，有一座山，這是山王廟保障下的森林。山王廟是座破落的三間瓦屋。礦工們將就地利用為宿舍，因此廟門前，當礦工們退班的時候，老是插着枝寫着「鹽礦工第二七班」字樣的白布旗幟。靠廟墻用茅草蓋成一座廚房，鍋鉢碗筷之類的食具零落地放在石板上或磚塊上遺留着剛才用過午飯的象跡。

× × ×

###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后爲序）

一、老總管——曾以牧羊爲副業的老農，這個類似軍官的頭銜，就因此贏得的，可是他的羊羣，早就沒有了。現在充礦工。他是一個慷慨世故的人物，赭石般的面容，勃張的花白短鬚，語音宏亮，舉止邁邁，都在表現他那執拗而誠樸的村農性格。

二、湯麵——以趕場賣湯麵爲副業的佃農，敏捷而和氣，一副生意人模樣，因爲職業關係，得着這麼一個叫起來令人會運想到爽的神號，也因此在此礦工班裏被選爲管伙食的。小禿子——典型的青年長工，不僅是禿腦袋，整個模樣完全不顯眼，可是在集體生活裏，他成爲趣味的中心。因爲營養不足，使他對於食物特別貪婪，因爲沒得老婆，使他談

表，幹訓團二期合作視導員班全體學員，全場約二百餘人，秩序井然，情緒熱烈，周主任親臨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即席報告紀念合作節與合作之意義，繼由李總幹事報告合作節宣傳大綱，旋由省黨部、農民銀行兩代表相繼致詞，對合作工作與黨務工作及農貸之關係，闡述甚詳，至九時許全體合唱合作歌後始散會。

### 本會組官傳隊五隊分赴貴陽

#### 四鄉宣傳

本會為擴大合作宣傳，特於七月五日由本會同仁與幹訓團合作視導員班學員組宣傳隊五隊分赴貴陽四鄉宣傳，并由同人李憲亨謝元章各率領一隊馳赴耳鍋寨，三橋壩兩鄉合作社協辦擴大合作宣傳，表決回籍，宋太爺的末路消費者的覺悟等話劇，成績頗佳。

### 本會編行特刊贈送畫刊

本會為熱烈紀念第十九屆國際合作節，除於會務週刊，合作通訊編行特刊外，并由貴州日報與中央日報於七月五日出版合作節紀念特刊，于總幹事等為文登載。又合作通訊特刊地係木刻畫，外加淺顯說明文字，通俗易曉，頗獲一般人士好評，本會特加印五百份贈送各界，以廣宣傳。

### 首期實施新縣制合作事業

#### 本會將派員督導

本會為促進第二期實施新縣制各縣合作事業起見，決派重要職員分赴各縣切實督導，並限於十一月前完成是項任務。茲將督導人員姓名及担任縣份經如下：

起女人來，特別起勁，因為社會地位的卑下，使他對於任何人，都心懷畏懼和怨恨，然而他僅是一個通常的職工，不是阿Q。  
四、然——以知書會算為鄉鄰所敬重的人物，然而他只是一個人勤苦起家的半自耕農，現在又是礦工他會由保長，轉到合作社的會計和縣聯社的代表，一個沉默而持重的中年人，相當機警而勇敢，善詞令，對於合作運動是熱誠的，因此從訓練中獲得相當的合作智識。

五、姨媽——中年婦人，這個名字，是苗族婦人的通稱，不一定和誰有親戚關係，她是由國農村裏艱苦的自足自給生活的代表者。她不知道什麼叫休息，也不知道什麼叫享樂，社會上流行的虛度，和詐騙，養成她的過分小心和不隨輕信的習性，然而她對人的互信與互助，在超過她的過分小心考慮之後，是絕對堅定的。  
六、小牛子——發誓不良的牧童，衣衫襤褸而體瘦。  
七、趙五爺——號稱「有面子」的紳士，能屈能伸的人物，他那雙細小的眼睛，無時無地不向着自己的實際利益瞄準，但當他瞪起來，也頗不乏威嚴，陡起來，也很能招致好感的。所以在城裏他和許多有面子的人，都拍得上，在鄉裏，却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  
八、緝私隊長——一個坦率無私的少年軍官。  
九、緝私兵甲、乙。  
十、小馬且——一個戲子出身的少爺，頗有姿色，故分寺也是這鄉的一女人。

說明她和趙五爺的關係，最恰當的字眼——可是趙五爺背地裏稱她為「我家裏那潑貨」，鄉鄰們則仍沿襲著她唱戲時的芳名稱之。  
一、錢二爺——鹽店掌櫃，趙五爺親家，一個肥頭胖腦漸而油光的傢伙，長着八字鬚，狡猾而怯懦，像一隻在燈光下的老鼠，也許他也有要成風的時候，可惜這個場合卻沒有表現的機會。

幕開——湯麵拿着一枝燒焦的柴炭，同灰黃色的廟牆上寫着伙食帳（六月十五日趕牛場買物帳：米三斗三十三元，鹽半斤三元二角，菜油五斤四元四角，豆花八角，牛皮菜一元，豆豉顆二元，黃豆二升二元二角，辣椒一元二角共計五十八元九角）一面寫一面算着。老細管坐在樹樑旁，用勁地敲着火爐，準備抽葉子煙。小忒子，雙手捧着一碗湯脚，坐在廟前石塔上用品茗的姿勢，在慢慢地喝。湯：（把柴炭筆一擦，指着壁上的帳目）帳不寫出來，化了錢，也不將叫人相信的，真是沒有一樣不貴，二個光桿兒，每月得開消二十多塊伙食，要在早幾年頭，二十多塊，還！至少要過他一年。

老：（歎息着）真是他家日子好，出門牛朝雞，你看光是吃，就得樣樣買貴的。家裏的米糧，挑上場鹽給行裏，用的加一斗，把你九塊五角，死暗着一文也不能加。要是你買他的，非得十一塊一斗，叫他也不掉頭，做生意的，可要眼靈了。



貴陽 定章 李鴻鈞  
 龍遠 黃平 胡堅  
 獨山 都勻 吳志錚  
 興仁 安順 張畏凡  
 遵義 桐梓 于永滋

### 于總幹事赴昆明講學

本會于總幹事張祖長應雲南省合作事業委員會之聘，赴昆明講學，應行時張祖長因病未隨同行，已函請展緩，于總幹事已於七月二十三日首途赴滇，預計二星期返滇。

### 貴陽合作座談會舉行例會

貴陽合作座談會本月七日下午六時設省府職員消費社舉行例會，並聚餐，計參加會員二十餘人，主席張景珪，報告會務畢，即由清遠縣合作金庫經理報告清遠縣城區消費合作社所設經過情形。九時散會。

### 本省農業生產貸款將以農所為貸款對象

本省農業生產貸款委員會結束後，農業生產貸款將設由農行供給，並以農業改進所為貸款對象，詳細辦法省府將與農行協商訂定。

### 合作巡迴書庫添書

本會歷年在各縣陸續設置之合作巡迴書庫已達三百餘庫，依照本年預算每庫添購圖書五元，現是項圖書已在購置中，不久當可分發各庫。

貴州省合作委員會會務週刊

第五卷

第廿七至三十期合刊

容易，場上一總不夥五十斤鹽，一陣子就給搶光，價錢稱頭都不能論，你不要，別人等着要，只好捏着肚皮吃暗虧。聽說下一場有沒有鹽來還說不定，上場四元八一斤，這一場就漲到六元四，照去年臘月底的時價，要漲三個對倍，這生活真是越過越不得路子。

老：(吸過一袋煙，向禿)禿子茶滾了嗎？你一個人就陰着嘴，聲也不做……  
 禿：(冷笑地)滾水嗎？才上灶，這是一點滾湯脚……

湯：他害的餓死癆，每頓服了八大碗，還是不夠飽，饑瘋的湯脚，照例得給他找尾帳的。  
 禿：(埋怨地)這幾天的湯，天曉得的，就是湯脚也沒有一點兒靈氣。那怕多吃碗把，肚裏還是餓得慌，(一口喝完湯，放開碗)。

湯：一個月只能用半斤鹽，辦十個人的伙食，就算是毒藥，也毒不死人，你如果要醃五臟，等看吧，鹽井一開出來就有丁了。

老：(沉重地)開鹽井，那是替兒孫做馬牛的事，等着吃，那可真不要想。  
 禿：鹽子既吃不着，賣死力幹嗎？

老：(聳聳的袖氣)年紀輕輕的，就要發斷種話，你想，要是沒有前一代的人給我們打算，實力，我們都得吃西北風。況且我們每天拿了人家的工錢，不賣力，你想吃冤枉嗎？

湯：聽說也快了，工程師們該有辦法的，不然一天化上千數塊錢，做的冤枉話，算幹暖子來？

禿：誰拿得定？像挖煤一樣，有斗米麻，石米麻

，也有挖上三年五載，賣完田地，貼上婆娘，仍然是個黃土洞。替它呢，就是自流井的人，也得買鹽吃。老板要賺錢，誰也不能叫他平白。

老：那當然要好些，公家開的，可不能和私家開的相比。(稍停)橫豎人生在世，總得做活的補子，就不怕天旱，無論做廠子，都是一半人力，一半天功的，睡在鋪上，天不會掉下飲食來的(么叔上，手裏拿着一把丁字鉞)。

么：老總管，下午晌，該我們休息。管工說：我們班裏，添了五麻子，李樹清……幾個上密排瓦去了，要是沒有夜活，我們得去補做，沒得呢，就拉倒，少算半天工錢也得。

老：(滿不在地乎)好吧，歇半晌也得，樂着好太陽，把地鋪上稻草晒一下，受多了潮濕，骨頭痛，可受不了啦。

禿：光是臭蟲跳蚤就够受了，一合上眼皮，地就咬得你週身疙瘩，癢得要命。

老：順便也給他一把火，一不做二不休。  
 湯：天老爺專管和我們開玩笑，偏生長出這許多吸蟲血來，虱子，臭蟲還好捉，那一端一端的跳蚤，可奈何牠不得……

么：唔，吸血蟲嗎？多着啦，你看那些長得肥頭胖肚皮的奸商他們吃的不都是我們的血嗎。

老：(笑着)你又來了，你就愛說他們的壞話。可不是嗎，他們都是向我們身上打算盤，三十一一，準沒有錯，他們賺多少，我們就

得折多少。  
 禿：(向湯扮一個鬼臉)凡是會賺錢的，都會打算盤，鹽上鹽下的，都有數。在我們這一帶

九

總頁 一四一

又依照本會與農行所訂合辦貴州省合作教育辦法，凡由農行轉設合庫縣份，每年由農行添設合作巡迴書庫一庫，計二十九年由農行出資設置者三十五庫，本年應行添設巡庫，本會正與農設協商中。

### 各縣合作室職員工作旅費

省府准予增加

各縣合作室工作人員工作旅費省府業已准予稍事增加，已以省合一會字第二二一〇號訓令知照各縣，原令如下：

#### 令實行新縣制各縣政府

查本省各縣合作室職員工作旅費，原規定日支膳宿雜費一元，以廿五日為限，前經通令自本年三月起實施在案，唯以近來物價昂貴，日給一元，尚不敷一餐之用，亟應予以補救，茲特規定所有各縣合作室職員工作旅費，每日准予增加特別規定超過二元之數者，仍照其規定支給，分由省縣兩款開支，關於省款部份，仍由合作委員會依照規定撥發關於縣款悉由各該縣核發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實行，由各該縣政府，按月依照合委會核發數額，另予發給，以資補助。

至臨時調動旅費，仍由合作委員會發給縣款不予補助，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實行，該項補助旅費，

准由縣地方預算金項下動支報核，除分令各縣政府外，合行令仰遵照。此令。

地方，我那老東家趙五爺，算得第一把能手，公叔，老總管也不差的，湯麵老大雖不會算盤，可是也會賺幾文給婆娘買洋襪子穿。

老：趙五鬼嗎？你錯了。那刻薄鬼祇會計算別人，算盤珠一顆也推不動的，論本事，還得數公叔第一，直列的古老便不消說得，還有打橫記那一豆芽帳，在場上講「理論」也有他的份兒。

湯：對啦，趙五鬼，懶打算盤才怪，他放給賭鬼王二鬍子的九五扣大一分，算起利息來，還得請別人經算。

老：他自己也會算的，不過只是錯入不錯出，八角一斤猪肉，稱了五斤祇把二元五角，李屠戶說算錯了，他拿槓桿就打李屠戶，還要賠不是，才了賬。

老：我們公叔，就不會這樣，但他又會替自己算，並且會替大家算，像去年一個大半年，他們大寨合作社數十家，都吃的便宜鹽，每斤照市價要便宜二角多，還筆賬一算，就有好幾百不到頭啦。

公：老總管誇得好，那全是政府出的好主意，大家幫的忙，我只是給大家記記帳就是了。新的記帳法，每記一帳，就有一筆結帳，比老式帳，要好得多。

老：正是，公叔！你在那裏學來的新式記帳法呢？

公：那是前年在縣裏上合作講習會學的，只消六七天功夫。政府花了錢，請了指導員來教我們，凡是辦合作社的智識，樣樣都有，耐心點，就可學會些。

湯：（向公）別的舖子請記帳先生，都有薪水，你給合作社記帳，也有薪水嗎？

公：我不是說過嗎？合作社的事，就全靠大家幫忙，誰會做什麼，誰就替社裏做什麼，為着大家的利益，人人都該盡義務，譬如我們二十七班裏大家合起伙來辦伙食，你湯麵老大會弄伙食，大眾就推舉你管伙食，你還好意思要錢嗎？不過合作社也有對負責做事的人的酬勞辦法，一年到頭，結了帳，如果有了贏餘，每百塊錢，就提五塊或十塊錢做職員酬勞金，每個職員分一點，當做酬的意思。要是業務大，收入多，費用省，像去年我們社裏，每個職員都有十幾塊錢的酬勞，社員們也都有好處。

老：（認真地）一年才分十來塊，只當得做幾天工的工錢，有幾子想頭啦。

公：（糾正的神氣）這想頭才大呢，憑着幾個人做事，使大家都有好處。就是做大官的能够這樣想，也算得是好官了。使大家都記念你的好處，就少得幾文，也是少吃多甘的呀。

湯：大家總算得到些好處，吃上半年便宜鹽，這好處就不小啦。公叔，這樣好手不幹啦？

公：（瞪眼反駁）撇了手不幹誰說的？我們縣裏的聯合社正在開了代表會，將來還得要幹的。不過還得聽政府來決定，政府是看成績說話，要是我們合作社辦別的事都有好成績，將來還得讓我們合作社來幹。

老：將來的事，誰知道？就說現在吧，你們社裏的人也得在攤上買貴鹽了。

# 人事動態

## 丹江等七縣工作人員裁併表

(自七月一日起)

原縣	職務	姓名	改隸	職務
丹江	合作室主任	吳登柯	台拱	指導員
	指導員	熊任榮	台拱	原職
	實習指導員	張先錦	八寨	全
下江	合作室主任	賴樹椿	從江	全
	指導員	賴肅漢	從江	全
永從	助理員	陳毓文	從江	全
三合	合作室主任	李德熙	三都	全
	指導員	石霖森	三都	全
	助理員	白明德	三都	全
都江	指導員	章伯森	三都	全
都江	助理員	左昌勝	(裁撤)	全
大塘	合作室主任	吳錫珏	平塘	原職
	指導員	劉厚鈞	全	全
	助理員	吳永昌	全	全
	助理員	冉正祿	(裁撤)	全
平丹	指導員	姚鑑	平塘	原職
	實習指導員	蒙正隆	全	全

么：這是暫時的，可是我們並沒有撒手。  
 么：(有重刺激)不撒手！那能不撒手！聽說是在官府禁了的。

么：上頭暫時沒有鹽分配給聯合社，我們合作社裏，也就沒得分配，可是我們還得想辦法，使政府明白鹽店的弊害，相信合作分配的便利，只要我們有合作社，鹽總辦有得分配的。鹽叫做「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

老：么叔，不是我老驥臨說你們的壞話，公明正道的買賣，你們偏要用那犯法的過口話，又不是搶來的黑路貨，為什麼說是「分肥」呢？

么：對啦，就是不該說「分肥」，所以官府給禁了。趙五爺說：青天白日世界，「坐地分肥」是犯法的。啊！犯法的，從來可就沒有官府給吸血的臭蟲封上嘴，禁他們放高利，和工錢。(么驚異地，瞪眼視老，和禿。湯在後笑)。

老：不就是嗎？你們要是不說是「分肥」，他們就找不出名子來說壞話了。……  
 么：(羞忿地聲辯)這些屁話，都是吸血蟲……吃鹽店的豬，放出來屁，虧你們都相信他。誰會說這是「坐地分肥」？那是「分肥」，(加重語氣)「坐地分肥」，你懂嗎？公公平平的分：一人有一份，就像一個人有一個婆娘一樣，就叫做配。上頭來的公事，也是說鹽要由聯合社分配給合作社，合作社再分配給社員，不准多賺錢的，這怎麼會是犯法的。

湯：哈哈，一個人有一個婆娘，禿子，你有嗎？

禿：(扮着鬼臉)有的，穿着紅襪子的就是。

湯：(笑着)那是你的老娘。

么：(鄭重地)趙五鬼的話，是話裏有鬼的，你們知道嗎？要是人人都加入合作社，人人都有鹽分配，城裏的鹽店，就得取銷，鹽販子就得改行，趙五鬼在鹽店裏是大股東，和城裏一班吸血蟲，裏在一起，他們躺在鴉片舖上，想鬼計，什麼使黑錢，送乾股，都弄得出來。他們才是道地的坐地分肥，你們要不相信，且想想看：去年我們社裏分配鹽的時候，場上的鹽價是每斤一元三角，雖然比我們分配價高一角五，但還有得買，從今年正月起，他們弄出鬼來，弄得我們聯合社的沒有鹽來，他們就賣獨市，不照上頭規定的價錢，二月裏，一漲就是二元四角，到現在六元一斤還還得買。你們攆看，鹽到那裏去了？

老：(點頭)這倒是實在。真怪，鹽到那裏去呢？

湯：聽說上頭派了官兵來緝私，敢情是他們在走私麼？

老：(省悟)這像有八九成，西邊各縣的鹽價，比我們這裏更貴，高價拾來運路貨，運到價錢更高的地方賣，不是更賺錢嗎？

么：(警懼地)對河的大路上，半夜裏就有馱馬走過，說不定就是那走黑路的。  
 么：我早就知道，可是他們有槍，誰也不敢捱邊的，除非撞上了緝私隊。(姨媽背上背一細草鞋)

禿：(向湯得意地報復)你老娘來了，(招呼姨

媽：(姨媽，草鞋是送的呢！)

媽：送的，只要你送我一塊錢票子就送你。

湯：一塊錢票子，太貴啦，一元二雙，行不行？

媽：賣給舖子裏也是九塊錢十雙，他賣你一塊二角一雙，你們也得買的，你們的錢，就愛送給老板們賺。這年頭，什麼都漲了十倍八倍，草鞋也要吃飽飯才能打得成的呀！

老：這倒是實在話啦。

湯：實在話嗎？無論什麼貴，都賣不到姨媽們的錢，壞食自己種，鹹菜自己醃，衣服也是自己織來自己穿，誰能賺姨媽的錢，才算有本事。

媽：光是鹽，就貴得死人啦。

么：對啦，除了鹽，他們是什麼都可不買的，鹽一貴，那怕你是神仙，也逃不了剝削。

媽：你們買不買？(說着要走)

老：(調準地)肯除賬就買。

媽：除賬？我又不開舖子。誰有工夫記你們的牛皮賬？

湯：不要就人家的吧，姨媽你不要和他講，我們都是穿光板皮鞋的，草鞋買不起。

老：哈哈，光板皮鞋，那是趙家小馬且才穿得起，湯麵大嫂只能穿青布鞋。

么：(肯定地)就買他十雙吧，橫豎走石塊路，草鞋非穿不可，這三個月來，我們至少也向橋頭舖買過三五十雙，從八角一雙賣到一元二角，往後看情形還得漲的。

老：對的，從大家講的伙食錢裏支給給，最好買上三十雙，足夠我們這一班人一個月用，以後要姨媽每個月都給我們送來，多用點麻，

打結實些。

媽：(遍地疑)一個月要三十雙麼？好主顧，可是我家人手少做不起，要耽誤你們的事。

么：一日還做不起一雙嗎？

媽：論做，要是材料齊全，一天沒有別的事打擾，倒可做二三雙，但是白日裏要做別的事，祇能夜裏做，又要揀草，打麻，搓鞋綽，剪光，工夫多啦，一個月難得做二十雙。

么：(懇切地)我們大家幫忙好了，做三十雙，要多少斤草，多少斤麻，搓多少鞋綽，全有數的，我們也做過打草鞋的活，我們就給你幫點忙好了。材料我們買，價錢照算，我們給整好，下月你先送二十雙來就把材料拿回去，做好了就給我們送來，這樣就省六角錢一雙，貨來交現錢，可以麼？這是公平交易，誰也不佔誰的便宜。

媽：好的，怕你們沒有工夫做這個活！我是每月只能做二十雙，如果你們幫忙，我可以做到三十雙，橫豎是一樣的，省得我們買材料的麻煩。

老：麻和草我家都有，賣給別人也得不了一麼錢，你照公平價錢算好了。工夫我們是有的，七手八腳一個人早晚做一點兒就夠了，這個角頭省一點算一點，但我們也不能使姨媽吃虧，我們大家都是窮人。

媽：我們都是地鄰啦，常常見面的，怎說怎好吧

么：做著試試看，如果大家都合算，至少有一二年的交易好做。湯麵老大，你把錢付了吧，三九二十七塊。(湯掏腰包付錢，媽一塊一

塊地揀選着。)

么：(捶打地)揀選子呢，都是老中央的新票子，存起來，將來一元當得二元用。

媽：剛才說的話做準麼？

老：當然做準，

么：誰騙你，誰就給鹽死好嗎？

媽：鹽，鹽那樣？……

老：你不要和他嚼囉好了，下月底準來就是。(媽交易而退低着頭緩緩地走一路整算着。)

么：老總管，你相信嗎？這樣一來，就算是我們組織成功一個萬能的合作社了。你可得到公平的價錢，賣掉你的麻和草，就算是參加了運銷合作社，我們大家揀草打麻搓鞋綽，就算參加了加工生產的合作社，姨媽得到整好的材料打草鞋，就算得到供給合作的好處，我們大家可以不向橋頭舖買草鞋，每個月可省九角錢，就是消費合作的好處，另外早晚做些活又可收入九角，這算是參加生產工作的報酬。這手交易，真算做得不錯。

老：(向湯么)我說么叔會給大家打算盤，可沒說錯吧？

湯：合作社就是做這些事的嗎？

么：是的。

老：我可沒有看見合作社做過這些事，他們加入合作社，只是想借錢用。

么：那是專辦信用業務的合作社。

湯：(向老)你就沒有見過世面，合作社還有製地的，織布的，造紙的，製茶葉的，賣橋子的，麥子的，買牛的，開渠挖塘的，做的事多嘍，你沒有看見，就硬說是有。

秀：你見識真廣，可是我準知道沒有賣湯麵的合作社。（向么）么叔，東頭坡的合作社，也歸你們一起的嗎？

么：我們是大寨社，他們是東頭坡社，同是加入一個縣聯合社的，你打聽這個做什麼？

秀：問着玩的，合作社是什麼人才可加入的呢？

么：祇要是一個做得活，吃得飽，需要別人幫忙，同時願意幫助別人，不說謊，不做壞事的人，都可加入。

秀：爲什麼，他們不要趙五爺，和我加入呢？

湯：（調平地）因爲趙五鬼是吸血虫，你是癩頭娘，全不是人啦。

秀：（紅了臉，噙着）你也一樣……

湯：（笑着）我嗎，他們勸過我，要我加入，可是我想，我又不要借錢用，又沒有工夫跟他們整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

老：我也知道，我那酒鬼老二，要是給他開了一條借錢路子，那準得賣掉一副老骨頭，還不够償債。可是想不到後來有便宜難可分，臘月裏我對陳玉生說，我也加入，但不想借錢。他說也要得，結果我還是不放心，那酒鬼，是到處瞞着我借錢用，一有了路子，你能防得着他嗎？

么：你要借錢，還得寫好申請書蓋好圖記才行，別人是冒借不得的，你放心好了。要是你不借錢，誰也不勉強你，最好你有錢存入社裏，有人手替社做活，或是請合作社代爲賣買東西，都使得。總之合作社是大家合作，保障大家的利益，不讓別人剝削我們的血汗錢。譬如我們台夥弄伙食拉平每頓不過五角錢

，要是到場上飯店裏吃一頓，一塊錢也吃不飽。

湯：台夥弄伙食，小案子，是最便宜的，每頓八大碗，末後還加上碗湯粥，一塊大鍋粥。可是恰巧今天煮的稀飯，沒得撈。

么：所以你要加入合作社，就得願意幫助別人，我們幫助了小秀子，利人，可並不損己呀。

秀：我可並不是白討便宜，吃半碗子沒有鹽味的湯脚，可要洗罐，吃鍋粑，得洗鍋。你煮菜，還不是上一筷，下一匙的……（秀賭氣地提鍋子下）

老：算了吧，在合夥的場合，就不能算小帳，湯麵老大，就愛和小秀子說廢話，人生在世，除非你生出來就會走路，做活，未死以前就能自己鑽進土洞裏去，誰敢說，不要人幫忙。誰敢說沒有受過人家的好處。

么：老總管說的對，譬如湯麵老大，以前做的行道，假如沒有人和你交易，你就得折老本，趕場的人們，沒有你給他準備好熱騰騰的湯麵，就得捱着餓，這就叫做互助，人在世間要是沒有互助，我們的生活，就和鳥兒，野獸一樣不成人類了。

湯：（點着頭）么叔的話，總是有道理的，可是你不是說，大家要是一起加入了合作社，鹽店就得關上門，鹽攤子就得改行嗎？照這樣說，我們爲什麼又不和他們互助呢？

老：真的，譬如我那姨父，老陳四爹，他就靠解擺鹽攤子，養活一家子，每個場場，至少擺攤子要有好幾個，單就我們這一縣，就有百把人靠擺門生意過活，你想把他們的衣食，

給取消銷了。這些人可就不是沒有活路了嗎？

么：哈哈，這番話，是紳商一致向官府遞狀子的理由，他們比較我們聰明，每做一件事，說一句話，都是名利雙收的；他們知道官府對於老百姓，是一視同仁，並且總是因循舊例的多，一說到改革，總免不了顧前顧後，只

要有一針頭兒可以免改革的理由，總是得過且過的。譬如湖才老總管和湯麵老大提議：要酒地鋪，要捉鹽臭蟲跳蚤，好讓人家睡一夜好覺，我祇輕輕地說一句吸血蟲多難捉，

還捉吸血蟲的事給擱起來了。難道我們就該給臭蟲跳蚤們吸血嗎？或者是担心吸血蟲活不了嗎？

湯：（猛省地）倒真個忘記了，得趕着今天好天氣，又有半月開工夫，不給他收拾個精光，那真要越弄越多起來，要是夜裏睡不安神，白天就得提防鋤頭上脚桿。

老：（微笑着）「跳蚤虱婆，三天做外婆」。真了不起，一鋪新草蓆，只要睡上半個月，就是連子帶蛋數也不清。回頭燒好一壺開水，放些煙膏和煙灰進去熬一下藥滾淋牠一遍，再放在太陽下晒乾……

湯：不錯，這件事，讓我來幹，滅牠媽的九族。

么：哈哈，你們真殘忍殺，蟲：也是一條生命呀，你們把牠的吃喝給取消銷了，還不够，還要滅牠媽的九族麼？

湯：誰物牠吸我們的血？

老：么叔，你對吸血蟲，也大發慈悲嗎？

么：不，我只覺得吸血蟲不吸血是活不了，要不該牠吸血，就得消滅牠。人不吸人血，還是

有活路可走，只要不讓他吸人血，他會吸別的，譬如孩子斷了乳，他會吃飯，一樣能長大，並且會長得更健康些。要是我們姑息孩子，讓他老吃乳，就把他媽吃乾了。牠還是養餓死的，所以我們要設法禁止人吸人血，這不僅是對被吸血的人大發慈悲，對吸血的人，也是大發慈悲的。

湯：對的，我們要有辦法防止人吸人血，那是再好沒有的。

老：有什麼難，不幹這行，就幹那行，損人利己的事，不做就是了，譬如你老大，鹽費了不賣湯麵，來開鹽井，還不是能活嗎？譬如殺牛羊的屠戶，能活，我當羊總管養了半世羊，也一樣地活，還落得做個不殺生的好人，我真看得多了，我們鄉裏有幾個專拿拾包款敲釘鑄發財的，不是殺狗下場？

湯：像趙五鬼，一分一文的整算人家，還不是成百成千的讓小馬且貼漢子……

么：閉了嘴吧。看那，說着曹操，曹操就來啦。

老：（臉上堆着不熱的笑）五爺用了清午啦？今日不趕午場收帳嗎？

趙：唔，午場要出糞，沒有空出去，到鹽礦上聊聊，聽說你們今天不做活，是嗎？小禿子呢？

么：（轉頭向么）啊，老么也在這裏。

趙：五爺，找禿子嗎？想事還有禿子做。

么：也沒有多少活，只是要他幫幫長工出糞，橫豎今天下午叫他閑着沒事做。

么：（微笑）對的。給你打聽着了，他真的沒事

做，停會就來，你們老主客有事當然該幫忙的。

湯：（翻手）五爺，你得打算一下，伙食太貴了，做半日吃兩頓飯，可沒有什麼找頭啦。

趙：（沉着臉，像是生氣）還算什麼，他在我家食長支長，我也不計較他的，可巧今天我那發貨賒了氣，飯怕是沒得預備。（遠遠斷續地響着槍聲）

湯：（驚愕）蝦子？又在圍羊了？

趙：（色變）怕又出了事……（思索，故作鎮靜狀）聯保主任受訓去了，可又要我來獻麻煩了。（說着要走又故作矜持）

么：（茫然地噴笑）沒得事，那是工程師們吃飽飯，又在追野兔去了，昨天不是也有槍聲嗎？

老：（點頭）對的，他們昨天一共打了二隻斑鳩，一隻野兔，槍法真準，（驚惶的場面漸漸地和緩。）

湯：五爺城裏的鹽店，可賺得不少啦，鹽道樣。

趙：（焦灼的望着遠處出神）唔，不，好幾個月沒有鹽來了，貴？沒得生意做也沒用呀！

么：聽說每月上頭還是配發十萬斤，怎會沒有來呢？

趙：說是這樣，可是運不來，有什麼辦法呢？汽油又貴，又沒得空車子，抗戰啦，可真我死人，貼稅貼開支，要不然我就不辦了。

么：以前沒有汽車，我們還是有得運，抗戰當然比吃鹽要緊，但是上頭並沒有把馱馬都給雇歸一，還是有法子可想呀。

趙：人工伙食也貴呀，馱馬還不合算，上頭規定

了價，多賣幾角一斤，上面又要干涉，真是叫我們給捆着打。世間只有做生意的人最苦，有冤沒處訴。

老：要是成本高，上頭不會硬要鹽店賠本之理，以前塊子鹽實七角五現在漲到十來倍了，還只能買花鹽，有誰敢說半句話？（禿子笑着可掬的彎着腰挑着較重的鍋。氣喘喘的上，雙手及鼻子唇上兩頰都塗鹽粉和黃泥，一副尷尬的樣子。）

么：（高聲叫着）湯麵，看呀！他媽的這回麻水牛都够了。隨你算多少錢一斤。（舉目見趙，突然變得爽然若失的樣子，把鍋子放下。）

老：（伸指拈鹽，用舌頭舐着，張口作驚訝狀）嗚！那裏來的？

趙：（驚惶，轉怒，指禿子，）你，還捨犯家，你敢？那兒搶來的？

禿子：（畏縮失措地）不，不是我搶，河邊泥路上扒起來的。

老：五爺，不要說他。先問個清白再說，橫豎他逃不了，我們也不縱容他做壞事的。

禿子：（定神，吞吐地說）我在河邊洗鍋，聽着兵們嚷，說是走私，（趙驚慌強作鎮定，么微笑向老點頭，湯澆着眼傾聽）馬從小河灘走過，撒下的鹽，又走回頭去，給打死了，倒在河裏，兵追着一個穿青衣服白馬的人，往苞谷地裏去了，別的我不知道。

趙：馬給打死了？幾匹？

禿子：我只看見一匹，在倒河裏。

趙：一個穿青衣的人走了？兵追着了多遠？

秀：是大約有一二里遠。

老：五爺，這事得請你做主，走私的東西，我們不敢要的。

么：我們去報給聯保辦公處，把私貨充公，五爺既然照管聯保，又是本地的大紳耆，就憑五爺辦。

趙：（沒主意地）是的。呀！真不好辦，事情鬧大了！好的。我得回去照料。（欲行）

么：（向老及湯亮遞個眼色）鹽包給五爺送去，將來好報案。

趙：（像被提醒似的，恍然有悟）唔，那當然要報案的，事情鬧大啦。可是你們得守秘密，不要張揚出去，否則受連累，可怪不得我啦。

老：五爺吩咐，我們當然不敢礙聲。（指鹽包）

湯：可得了。（提鍋下）

趙：（低聲）你們千祈不要走漏消息，記着！就是將來聯保主任周三爺回來，也不要讓他知道，你知道他的釘錘手段，可比不得我好說話，我自然會見機而作的。

么：那當然的，你放心吧！我們也會見機而作的。（趙急促下）

秀：（埋怨地）見雞就捉。好吧，眼巴巴看着數十隻羊的橫財，給捉去了！真是撞着他娘的鬼，你們那班馬屁大王，幫着他做我的釘錘

么：（向秀）惹貨，不要着急，（笑着向老）回頭看人家捉肥雞吧。

老：（微笑地點頭）趙五鬼的鬼計，我也看穿了，他想唬我們堵口滅跡，這種私鹽準是他們店裏的，你（向么）說我猜得對不對？

么：哼，看樣子倒有八九成。

小：（孩子上，破衣裳，兜着一包黃泥和鹽）

秀：啊！你的饒子？丟在路上啦，你自己找去。

小：我找不着。你還我！（哭哭肉樣子）

老：禿子，你替他找去，借人家的東西，怎個賴得。

么：（摩着孩子的肩，憐憫地）孩子，你打過饒子吧？怎個臉青青的，嘴巴眼皮都給燒破了

小：（搖頭）不。

老：你爹也買鹽吃嗎？（指孩的衣兜）這一兜，至少值十地錢，你媽一定歡喜你。

小：不，我們自己熬鹽吃，我們買不起。

么：（驚訝地）自己熬嗎？用什麼熬呢？

小：把岩洞裏長的白土，刮下來熬的。

老：（驚呼）天哪，那是硝呀，——做爆仗藥用的硝呀，怎麼吃得啦！

小：（疑惑地）我們寨裏的人都吃的，有兩個月了，也有鹽味，可是苦些。

老：慘啊！吸血蟲們把我們下一代的人都給吃了，么叔，看吧，（指孩子的臉）這不是打擺子燒壞的，這是發了毒——硝毒，這還了得嗎

么：（把孩子的草帽揭下審視孩子的頭和面）頭上起了通天砲啦。可憐的！這孩子給毀了。

小：（向孩子）你覺着不舒服吧！

老：好狠的心腸，把我們下一代的人都給毀了，天老爺瞎了眼，雷公也瞎了瘋癱症，這世界還有王法嗎？

么：王法？有啦，現在叫做國法。

老：（陡然記起）可憐的孩子，你知道那裏有甘

小：（懷疑地睜着那無神的眼睛）知道的，地羅

老：（揮着手）好孩子，去吧，快些找甘脚回去

管說的，這甘草可解硝的毒。去吧，照着我的話去做，照着我的話去告訴你的鄰舍：

秀：（帶着疑惑和憐憫的神氣向孩）好，去吧，我給你找饒子去！

么：（沉重地）你那藥方靠得住嗎？（自言語自地）想不到鹽荒利害到這個地步。好在毒發了，可是得怎樣醫治才好呢？

老：（有發怒的神氣）你說好在毒發了？什麼意思？我那藥方是靠得住的，就憑我三十年的看羊經驗，羊愛吃鹹的，要是祇多了硝鹽，也要發癢，長癩子，或是脫毛，醫治的方法，就只有吃甘草。

么：我只是說人造鹽荒的毒發了。羊總管倒有治羊中毒的辦法，可不知道我們人的總管，有治人中毒的辦法沒有？

老：你說話的意思，總是這樣深沉的。總該有吧！可是財可通神，天曉得呢！

（兵甲，扭着秀上，後隨着兵乙，及隊長。老么均驚訝地，不知如何發問。）

長：你們認得他嗎？

秀：（急忙答話）都認得的。

么：是，認得的，他叫小禿子是我們礦工第二十七班的小工，是個安分人。

兵甲：安分？你們看他，（指着秀的鹽土臉孔）

這副模樣臉孔，是用鹽和黃泥當雪花膏搽的，他還不是那走私馬班鬻馬戈頭，我敢和你們打賭。

老：不是的。老總，你誤會了，你們在拿私鹽的

時候，他在河裏洗鍋，看見馬跑過河去，掉下了鹽，就這泥帶鹽扒起來，放在鍋裏，拿回來的。就不該貪小利，請你饒赦了他吧！

長：鹽呢？（老猶豫不敢直說）

么：因為我們知道是私鹽，不敢留下來，送到縣保處去報案去了。（笑看向老示意）

長：真的沒有這樣事嗎？

老：真的，我們不敢說謊。

長：那麼，（向么）你們就帶我們去縣保處，這一個頭頭傢伙，就交把你（對老）看管，回頭再說。

老：么叔，（向么示意）你帶官長到趙五爺家去，就成了，縣保處橫豎沒有人，不必多拐彎

么：（會意地）是，就去吧；小委子，不要慌，準備着淘米燒飯吧！

長：（向老及么）你們得負責，他要是逃了，我就向你們要。

么：不會逃的，我們負責好了。

老：（甲，乙，么下）

老（得意地擺頭）怕要出事了，么叔真活心眼。哈哈，見機而作，真是天網恢恢，要是人賊

一起拿齊就好了。

么：（會意，捉他家的，小母雞，雞鴨鬼，總有一天捉大釘錘的。（湯提著洗過的鍋子上，像剛擲着什麼機密似的，臉上帶着神祕而憂慮的神情）。

湯：（向老）出了事嗎？么叔給兵們帶去了。我

在河裏洗鍋，不敢招呼他。都是癩葫蘆，惹來的事非。（么作吃驚狀，無語望老）

老：（笑着搖頭）放心罷，要出事，也在趙五鬼家。

湯：他們到趙家去嗎？天老爺，謝你一隻大豬頭

正這一個着，我看那個評傢伙，準得洗淨脚來帶錄。

么：你說那個評評的大麻子嗎？他是鹽店的掌櫃

白馬。又是那趙家的親家。常常來的，騎的一匹

老：你們說的是騎白馬的鹽店夥計在趙家嗎？哈哈，天老爺真該吃豬頭。

湯：怎麼不是。穿的青紡綢衣褲，滿頭大汗，氣喘喘的坐在倒堂門坎上洗脚，趙五鬼一見

着他，就有些慌張。還有啦，竹林裏有二匹班紅馬，一匹白馬，一點不差的。這一場么叔可真要出一口氣，合作社準可打倒鹽店的把柄了。

么：已前我家老加入合作社，五鬼就叫我去嚇他，說要我家老加入合作社，他就得把田調個，並且要我弟兄倆還清祖上的欠帳。

他是合作社的死對頭，這回可該報應了。他媽的，誰知道我家祖上欠他多少爛帳？爹的

頭上扣不完，還在我的頭上扣。

老：那當然是死對頭。他家放九五扣大一份的價

買稻花，開鹽店，那一概不是強開王八口到處吸窮人的血；合作社低利借款，照價分鹽

專門幫窮人想法省錢，入合作社的人一多了，他就沒得撈，還比抄他的祖坟涼心痛，

湯：我也是一樣地上了他的當。他說合作社的錢借不得，借了一輩子還不清，將來當兵啦，

充夫子啦，都得去幹。名字報上省了，想逃也逃不脫，我最怕的就是這件事。

老：那裏有的事，我們鄰寨的合作社辦得好，輪上頭看中了，選它做中心社，區上派了理事

會主席服兵役，縣裏查明了，還准他暫緩哪

湯：你說陳天德嗎？他那個在城裏讀書的獨子，不是當兵去了嗎？

老：那是那小夥子自己願意當志願兵。他老子說

湯：要是公公平平的派，那我也不能說賴，不過他們總是先嚇唬着學錢，你不把他，他就硬

派就不能叫人甘心了。

老：合作就是公平的事情，大家都是這麼說，看來倒真不錯。好像分配食鹽，鹽荒，開講習會，做的都是些好事情。不說別的，就爲了

湯：吃毒中毒？你說誰吃毒？

老：你還不知道？這附近寨子裏的窮人，都在自己熬鹽吃鹽。剛才一個可憐的孩子……

長：看呀，走私和窩私的，都拿着了。請你都輪

我們做見證！馬五匹，私鹽六畝，還有連槍三枝，都是贓證。（對老及么）得着你二位

的幫助。使私梟難逃國法，將來是有得賞的。

湯：（向老）出了事嗎？么叔給兵們帶去了。我

湯：我也是一樣地上了他的當。他說合作社的錢借不得，借了一輩子還不清，將來當兵啦，



么：(堅決的)我們不敢受非分之財，實在也祇是碰上機會，沒有什麼功勞可說。不過我們不能不說實在話，在國家法律下，做事，我想是應該受法律的保障，并不怕什麼報復的後患，而礙底好惡的。假如你願意知道我們地方上的情形，我們願儘量報告你。

老：實在是這樣：如果你做官長的秉公報案，請你帶上一筆，說幾句實話：本縣有好幾個月沒有鹽賣了，五塊錢一斤鹽還攪了豆粉，窮人買不起，有幾處鄉民在吃齋餚，保不定這些可憐的人，能捱得多久時間！要發毒死！你肯據實報上去，我們就感你的大恩大德！我們實在不能忍耐了。像我這樣的人，這輩子是活不多久了，但我們不能眼巴巴的看著下一代的人，受他們的毒害。

要：好的。這是我們的責任，政府要給人民除害，專委委派我們幾個人是不夠的。老百姓的苦處，老百姓知道最清楚。不過，我想將來政府會另外招商承辦的。並且，一定會更嚴厲監督他們，不許再有偷運走私造成鹽荒的事。

湯：(失望地)又是招商承辦嗎？我也做過生意的，我就說良心話，那個做生意的不想多賺幾文，賣鹽的越多賺，買鹽的就越受不了……么：(堅決地)我們反對招商承辦。全體吃鹽的人，都會一樣的反對。老：大所說的是良心話，也就是反對商辦的最大理由之一。爲什麼我們的口糧，非讓商人剝扣不可呢？

老：(懇求地)我們都希望政府把鹽交給合作社分配！讓我們老百姓自己來賣，自己來買。

我們大家都要吃鹽，我們大家都不會把自己要吃的東西，運到別處去賣給別人。

湯：我們吃了半年淡，我們才相信合作社分配鹽，比鹽店賣鹽好。合作社既不能抬價，不能非私，我們就會便宜吃鹽。

長：這個應該由政府決定，我們不能放說。不過大家的事，大家認爲怎樣做好，政府一定會採納輿情，順從民意的。(談以眼睜向趙示意，趙點頭會意。)

趙：(用那不自由的肘子輕輕撞着兵甲，低聲地說。)老總，我有幾句體己的話，和隊長說，請你……

甲：(立正姿勢大聲地)報告，犯人有體己話稟隊長，完了。(趙埋怨地，瞪着兵甲。)

么：哈哈！趙老爺真是無事不體己，平時能做些體恤別人的事，就不會有今日了。

長：(受了侮辱似的嗚聲說)你就當衆說好了。什麼體己體他的？你們奸商就祇會幹那偷偷摸摸的勾當，你得睜開眼，不要錯認了人。

湯：(舉着兵甲的立正姿勢大聲地說)報告，報告隊長，當心些！他們有的是錢，會運動，吃乾飯的都是大面子的人，報告隊長，當心瘋狗會咬人的……完了。

長：(忍笑)謝謝你！不怕的，我們現在是人隨井獲，不怕他神通廣大。

老：(憤慨地)我們老百姓都給你做見證，我願跟你上衙門，我們不怕吃官司。我把那吃補毒害的孩子們，也領去，讓做官的看個明白。

查：在去年臘月以前，由合作社分配食鹽的時候，是怎樣情形？今年這半年來是怎樣情形。據實報告，就得了。

且：(撒嬌地)什麼走公走私，我都不知道，我是一個撒水不上牆的女人，你們以爲好欺的，隨便要網就網，這世界真是沒有王法了。

長：你不知道？床底下的兩包鹽，你不是說是你的嗎？

且：家裏藏鹽，算什麼？就是藏着漢子，也犯不着你們干涉。照這樣說來，那麼，藏着谷，藏着布和衣裳，都得犯罪了！

長：對的。國強國谷都犯罪的。

且：那我不是國鹽，只國下的棺材本。

長：哈哈，你這穩年輕的，你老板又會發大財，你就怕死了沒棺材裝嗎？你的話誰也不會相信。現在我不管你什麼本，我只捉走私的國私鹽的，也一樣的法，一磅的捉。

且：那是我們當家的國，不關我女人家的事。

長：喂姓趙的你說罷，到底是你國？還是她國？

趙：我不知道。(惶恐地直望着且。)

且：死滾香乘的老王八。你教我說是國的棺材本，現在說不過人家，你就不知道。(向周)你們打的好主意，害我家遭殃，你就裝着沒事老，你說吧，做這倒頭的事，不是你起的意嗎，鹽也是你叫我們團的。

錢：有什麼好說呢，店是大家團的。做的事，反正是大家都願意才做，我姓錢的，賺錢折本也只是一分兒。就是親家娘買的鹽，也是看

且：(指着錢貽罵)我們一家子都吃了官司，你的婆娘倒在家裏挺着大腿安逸的好。  
趙：(頹喪地)不要說這許多，倒了運，沒得怨的。

日：你這破頭的，倒寬心得好。別人的事，就一身承擔；婆娘的事，就推得一乾二淨；難道你就不受人送半飯，收臭屁的嗎？  
趙：(喪氣地)好吧！我承了就是。(沉思，向長欲有所說，旋又中止)。

且：好漢做事好漢當，連婆累子，算賬子本事？虧你當了一輩子紅紳著，要是我跟你到半裏去，包管你耳根都不得清淨。

趙：(厭煩地向長)隊長！一切都由我兩夥計担承就是，女人家沒相干的，請你放了她吧！

長：送到縣再說，要是沒相干，我就不念她，既拿了，就不能隨便放掉。(向兵甲乙)把犯人拉到廟裏網好，你們去找些水來喂喝歇一晌好上路。

兵甲乙：(立正)是。(隨擁人犯入廟旋下)。

長：(坐下對老等)我們談談吧，你們是合作社的社員嗎？

老湯：我不是的。  
長：(向老湯)合作社分配食鹽，你們也得得分嗎？

老湯：我們將來都加入合作社，我們當然有得分。  
長：(向老)合作社分配鹽，就是不賺錢的嗎？

老：賺不賺是一樣的。因為合作社社員們大家都

的也是自己的本，肉爛在湯裏，肥水流不到別人田的。  
湯：(作省悟狀)我們都願把錢給合作社賺。  
長：(懷疑)那爲什麼呢？

湯：去年東頭坡合作社賺了錢，我家三叔也賺了一條小豬。

長：(忍笑)這是什麼意思呢？  
湯：合作社年底結帳，聽說每分有一斤鹽賺一角錢，除了開消，每個社員分得有六七元，少的有三五元，不是就有積本嗎？

長：爲什麼不平均分呢？(湯答不出，望着老)。  
老：那該叫做按交易額分配，譬如合作社每斤鹽照價多收了社員一角錢，一年到頭一共向合作社買了五十斤的社員，合作社就多收了他五元，其買了六十斤的社員，合作社就多收了他六元。除了應該提充公積金，公益金，職員酬勞金之外，其餘的就按着各社員買的多少，就退回多少。社員們向合作社買鹽是這樣辦，買別的東西也是這樣辦。要是合作社社員樣樣都向合作社買，一年到頭，買錢多，退的也就越多。(老湯都用心在傾聽，作領會狀。)

長：爲什麼合作社不照本分給社員，要多收他們的錢呢？

老：因爲合作社多少要有一點開支，並且合作社是一個永久的團體，像種樹一樣，得把根底培好，所以不能不提些公積金；有時社裏要做公益事，如果不存些公益金，臨時向大家湊錢，是不大方便的；合作社的職員，給大家辦事，是完全盡義務的，一年到頭，大

家也不能不向他們表示一點酬謝的意思；這些錢都是不能少的。還有一點更好的意思，就是窮人手頭向來是不寬裕的，譬如要買一條豬，得借債，添一件新衣，也不容易辦，如果你要他按月儲積些錢，那就難了，合作社在每次交易時，多收了他點錢，他就不覺得，橫豎比向商店買還便宜些，一到年底結了賬，三元五元十元八元的退還他，他得到一筆整款，就可做用，要買豬也好，添製衣裳也好，不然就仍存入合作社，到了十年二十年，日積月多遇着紅白喜事，也就用不著整筆錢。所以這個辦法，我們就叫做「儲蓄不苦」。

長：的確這是好辦法。又公平，又合算，要是全國的人都這樣做，高抬物價，發國難財的王八們，可真要入墳墓了。

老：隊長這是我們老好的政府，給我們想的好辦法，我想政府一定能幫助我們實行，世界上祇有公平的事，才能長久，也祇有使每件事都辦得公平，這世界才能安靜。

老：(低聲問湯)那不公平的人，我們就不要他，像那老傢伙，請長工不算工錢，不讓吃飽，就是不公平。  
湯：不公平的人，多着啦。

老：真的，像那些走私，放高利的，貪贓枉法的，欺壓平民的，你們就不讓他們入社嗎？那

麼他們家裏的人，都要吃鹽，那怎麼辦呢？

老：我們服從政府，信賴國家的法律不公平的人，政府會給他們處治的，犯法的人就法辦，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政府說該讓誰餓死，誰也不敢給送半飯，要

是說不該死，活著就得有得吃，我們窮人的心腸，可沒有奸商那麼狠，爲了自己賺大錢，就逼着大家吃毒藥給餓死的。

么：對的，合作社祇拒絕犯法和或非作歹的人入社，無罪的善良人，即使是惡人的家屬，我們也是一視同仁一樣地可以要求入社，因爲必須這樣做，社會上才有真正的是非，才能使善人和惡人隔離。

長：（起立向么等致敬）善良的人們，謝謝你的幫助：祝你們高尚的善良志願實現。（吹笛子兵甲乙齊上，向隊長立致敬禮後，立正候命。）

么等：（鞠躬）隊長謝謝你！

長：（向兵甲乙）準備上路吧，把犯人細結實些，提防他們走脫。先到河邊大路集合，把馱馬鹽包點齊，押解上牛場去。（兵甲乙致敬禮後，隨將押出人犯摔在地上，兵下，）

趙：（恨恨地咬着牙根）你們狠心。算了吧，還是前世做的孽，冤冤相報。

么：（憐憫地苦笑）五爺，我們根本想不到報什麼仇，你也仔細想想，假使有什麼孽，也是你自作自受。我希望這件事能對於你有些好處，能使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要知道，人生在世，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損人利己的事，就像借高利債一樣，清算日子一到，想賴是賴不脫的，你是老行道，這個理，你當然知道得比我們更清楚些。（趙錢低頭無語，像是後悔不及似的）

秀：（冷嘲地）誰敢賴五爺的帳，除非早上借錢，晚上上吊，像賤鬼王二轎子一樣，可是五爺自己已經賴別人的，那是沒得說，你們都知道的，我在五爺家做了七個年頭長工，可就沒有算過工錢。五爺說，看在我祖上是他的老佃戶，才這樣成全我，不能說是賴不賴。

趙：（覺得平日威嚴受了侮辱似的，瞪着眼，急得只是吹鬚子。）反了，反了，王八蛋……

秀：（用頑強的口氣）五爺，我祇是賣氣力，賣血汗，別的可沒得賣，捧着運氣不好，我的買主，總是給我一年推一年的賴，現在我把氣力給國家，開鹽礦，合起來做，合起來吃，我的主人就是我自己。不是你趙家的私貨。（趙氣得臉發紫）

貴州省合作委員會務週刊 第五卷 第廿七至三十期合刊

老：（小秀子，不要再囉嗦了，公道公，私還私，五爺該你的，少不了要還你。

錢：（憤恨地）總有還的時候，等着吧，送給你們奪得好！封罷，不要後悔，才算好漢。

老：（冷笑）錢二爺你放心吧！我們做問心無愧，於人有益的事，從來不後悔過。

湯：（調平地）錢二爺這句話，該讓我們對你們說才合式呢。（兵甲上）

兵甲：（向長行禮）報告，鹽巴已點齊，都裝上馬了，完結。

長：把犯人都給帶上，（兵拉起趙錢及且，長向老握手）再見希望大家努力合作！

么湯秀：歡慰地：（欣慰地揚着手）謝謝你再見（幕急下）劇終。

附記：  
一、爲減低舞台設備要求便於演出起見，我把這一個至少應該分爲三幕的題材，編爲獨幕因此場面上，頗覺有擁擠之嫌，加以一部分演員們繼續工作，時間過長，亦難免有精神貫注不來之苦。在有限的空間與時間下要使每個演員，適當支配自己的言動，實非易事，要補救這個演出的缺點，我們希望每個演員都能自動地抓住舞台活動的機會，在不妨礙主題演進的條件下，使觀衆親切地意識到自已的存在。

二、本劇在演出上，應使暴露與啓導兩種作用，爲等量之發揮，並儘可能退抑演員們的情感奔放，趨於激烈。

三、每個角色的服色年貌和個性，在角色表裏，祇能做抽象的描刻，詳細的外表化裝，與表露內在性格，情緒的動作談吐，都留給導演及演員們以斟酌配合體會神化的餘地。

四、口語，原屬南腔北調，沒有嚴格逐字記誦之必要，在何地演出，就用何地土話，只要不失本意，不脫關節就夠了。

浴風三〇，六，九。

總頁 一五一

# 補白 什麼是「農村經濟」？

(自中國農村轉載)

問：我對於農村經濟的研究特別感到興趣，在許多農村經濟的刊物上發現了許多名詞，什麼「農村經濟」呀，「農業經濟」呀，「農民經濟」呀，「農家經濟」呀等等，這許多名詞和「農村經濟」也不什麼不同的含義嗎？

答：當然是有的。一般說來這都屬於農村經濟研究的範圍，但農村經濟有它一貫的理論體系，又不是個別什麼「農場經濟」，「農家經濟」等等零碎研究的堆積。

問：那麼，這應用什麼名詞呢？

答：那要看那些名詞的範圍。確切一點說，一個名詞應該具有它一定的內容，這主要是由於研究範圍的大小，研究對象及方法的不同而產生各別的名詞，區別這些名詞和把握它的內容，對於農村經濟理論的正確認識也不是無益的。

問：那麼農村經濟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呢？

答：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先從上面一些別的名詞講起好嗎？

問：好的，現在就請你先講一講「農村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區別吧。

答：假如我們不把「農業經濟」的解釋為農業生產過程中結合起來的社會關係，那麼「農業經濟」，我們就可以說就是「農業社會的經濟」，那麼「農村」就是基於農業生產而建立起來的一種社會，而農業經濟和農村經濟，其含義是沒有嚴格區別的。不過字面上更明白一點。

問：那麼「農場經濟」又是什麼呢？

答：「農場經濟」不是別的，它是研究個人底農場經營的內部諸種關係的東西，它的中心目的，便是怎樣到農場上獲得最高純益。農場經濟學，可以說是農場的組織和管理之學。這在中國，可以金陵大學下頤教授的「中國農場經濟」一書做代表。

問：這樣說，「農家經濟」和「農場經濟」不是沒有分別了嗎？

答：「農家經濟」也是就私經濟的研究出發的，就這一點說，和農場經濟沒有多大出入，不過農家經濟，一般除開研究農家經營的農田收益之外，還要涉及農家的生活消費狀況等等。例如農村調查中農家賬目調查，就是研究農家經濟典型的例子。

問：那麼「農民經濟」又包含着什麼內容呢？

答：農民經濟我們可以說是和地主經濟對待的名詞，是區別於地主經濟的。在封建社會內農民和地主構成經濟上的對立，而農民經濟的破壞，往往是地主經濟剝削的結果，但自資本主義侵入農村以後，農民已不復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它開始分化成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階層，農民經濟就是上述的總稱，而本大多數情形下，農民經濟又總是指出農以下的大多數的貧農和雇農的經濟，例如農民經濟崩潰了，貧農雇農總是這種崩潰中的最後負重者。

問：這些我大體上都能瞭解了，但我還不明白，農村經濟是不是對於農村中的什麼東西都要研究呢？它研究方法又怎樣呢？

答：農村經濟不是對於農村中的什麼東西都要研究的，它主要的研究基礎是政治經濟學。經濟的階級。農村經濟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枝，它不能和政治經濟學脫離而相反的，它只是依存於農業環境的具體的各種條件和特殊性上來進行研究的。例如勞動，資本，利潤，地租，工資，價格等等能夠的研究為一般和特殊的矛盾的統一。農村經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隨着整個社會生產率的發展，農村經濟相應着歷史發展的相異階段而表現其不同的內容和形式，設如在奴隸和封建社會，社會經濟的統治形式是農村經濟，那末在資本主義社會，農村經濟就逐漸淪為工業附庸的地位；在社會主義之下，農村經濟經過社會主義的改造，造成全部沖滅都市和農村對立的條件；在半封建的中國，農村經濟又表現為一種過渡的形式。隨着中國社會的歷史特點和時代條件，顯然的，中國農村經濟又是在進向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因此，農村經濟的研究，絕不是枝枝節節，繁瑣研究的堆砌，因而對於農村經濟的諸種現象，做出多元主義的解釋，也不是從經濟的孤立各種現象的研究出發，不顧及它們的因果關係和互助依存性，因而把社會經濟的原因，歸結到自然的技術的原因。例如在目前抗戰中擺脫殖強資本對於中國農村直接間接的支配，國內封建性的剝奪在戰爭中的消長，農村階層分化的趨向等等。而所有一切農業問題之技術的研究，只有在這裏才能得到合理的正確的說明。